請纓日記

請纓日記序

玉關烽警正班定遠出塞之年銅柱雲摩是馬伏波登壇之地書生面目頓改戎裝海上幺麽羣驚將令然而封侯投筆便消磨蘭臺舊史之才誠子傳書亦散佚湏洎旋師之後未有刀頭環影半鏡方飛盾鼻墨痕成編快睹如請纓日記者也我維卿方伯夫子三垣奎宿早耀文光八桂名流夙饒奇抱於蠻觸交爭之日正和戰未決之秋賈誼上書請繫匈奴於闕下陳湯獻策將維屬國於關西始則一介行邊終乃偏師搗穴於是本子雲之典册寫小范之心兵紀事成書編年仿體以一身

之涉歷關全局之轉移蓋非陸賈持節僅事羈縻終軍棄繻空談慷慨綜觀全事可得言焉當其覓駿燕臺聽簫吳市大江東去洗出雄心秋色西來鬱爲兵氣方謂伯通廡下定有才人要離冢邊不無奇士苟能數五十餘國使虜情盡在掌中亦可率三十六人奏邊功全資幕下無如酒徒零落擊筑難聞遂使煙水蒼茫買舟竟去五年停棹未看嶺上梅花萬馬窺邊且眺關城楊柳誠以編板橋雜記淚拋詞客才華不若展故篋陰符略見英雄本色越南舊隸黄圖久藩赤縣三年修貢屢鐫金葉之書萬里待封頻犧銀河之棹乃者桀驁熊羆共

駭西人之衣服耽耽豺虎將奪北地之燕支如使臥榻之側鼾睡竟容將毋火維之區全藩盡撤公於此行蓋欲授策屛王傳書俠客同扶殘葉永拱中樞苟輿服而保牌洩楚尚有材則甲楯而棲會稽越猶可國知不獨駕漢官之駟乘相如自侈諭蜀之文方且賠齊國之魚軒管子將行復衞之策也爾乃富良江上王氣消沈眞臘城中妖氛震撼平章方以鬬秋蟲爲樂事尚書乃以撰降表爲世家鑄翁仲之金人難威夷狄挽安陽之神弩坐失河山公知韓將背洹水之約而事秦楚終出方城之師而滅蔡君卿雖尚存口舌叔寶已全無心肝回

望珠江再航瓊海則此記也固儗之風土記而不倫較之利病書而更覈者也然而龍尾伏辰遂亡號祀虬髯仗劍或王扶餘如得尉佗黃屋左纛上表稱老夫臣婆留玉帶錦衣開門作節度使仍可資爲外藩自勝淪於他族即或夜郎自大竹王之種已稀南交可宅西毋之圖宜益將使二千餘年之故土仍隸中朝三十六郡之舊圖再編交趾亦必號召豪傑乃能申畫郊圻則有劉牢之本南國梟雄黃漢升亦西州豪士越南含長城之萬里睞國士之無雙公知時局之已更乃遂露章而復

上蓋以中國有

聖人之世爲王者大一統之圖必不置羌賨沈墨於無何有之鄉舍鄧騐靡步於不可通之域則當吾皇神武能馭英雄何不我馬馳驅再通山澤果而得郭中令之書承嗣屈膝感陸士衡之薦戴淵抒誠橐鞬道左誓復蔡州釃酒江頭志吞朔虜亦可謂知人善任將不難計日成功矣無何吐蕃詣渾太尉而請盟倭人誤石尚書以款局官書火迫催赴昆明忘計灰飛難羈炎徼當斯時也去留兩非倏忽萬感仰天長嘯日寒白虹斫地悲歌斗墜紫氣明知大同之塞雖戰勝而馬市終開無如廣武之軍方屯定而鴻溝已畫繞朝適所謀不

用子野惟輙喚奈何乃於進退維谷之秋頓有驚喜自
天之信聞沙陀之鴉軍破林邑之象陣於是疆臣決主
戰之議大帥上籲留之章蓋當戎服方加冰銜特晉
天子亦知公眞可用矣第以乍辭郎署未能全付軍符
非關李廣之數奇實待賈生之才老故雖當金戈鐵馬
之場歷瘴雨蠻雲之際航海擣燕之策未見施行分道
伐吳之師又多自競奇計屢擯而勿用壯懷終鬱而不
伸然而公之才固未嘗不略見一二也其守諒山也碻
磝乍敗符離新潰糧絀而無籌可唱乞米徒書將驕而
有機難徵強兵何策魚陣晨壓狼烽夜衝越甲屢鳴吳

軍盡墨公乃氣懾虎狠晝閉猿鳥李臨淮作帥色變旌旗程不識行軍令嚴刁斗遂使殘軍復振敗局能支至是而後大帥悔知之不早用之不盡而前失已不可追矣其攻宣光也縋險平而入蜀度陳倉而下秦萬險備嘗一軍曲達方將扼兀朮於金山北虜絕無歸路擒孟獲於瀘水南人不生反心月暈而圍已合雲壓而城欲頹金人見宗岳而呼爺夏賊畏范韓而墜膽此亦法人自縱橫海上睥睨寰中而來所未有之困者矣則此記也謂之爲相斫之書則過擬之以大事之記非夸者也今者銀河洗甲凱旋而柳色當樓瀛海開藩判畢而芸

編滿案始搜伍籍將付手民予長酒㕺之簿饒有史材
聳仙嬉笑之詞皆爲文料蓋一時兵交之事一人戰迹
所經而關國興亡之局兵家勝敗之機胥於是乎寓焉
或謂公閒關萬里奔走三秋所願未遂當鳴不平其事
屢乖宜多過激何以史臣以成敗定英雄公則多平心
之論術士以興亡歸氣數公則抉人事之微得毋故示
曠達務爲恢張不知公含和飲粹蘊英嚼華瑣媛瑣記
皆名臣奏議之餘幕府叢談無文士言兵之習非特著
嶽嶽之才抑亦表淵淵之度況昔者燕然勒石之詞塞
上從軍之作多屬油幕從事筆墨爲緣轡部參軍士風

是記公始則口含雞舌遍吐天香繼則事等牛毛難資人力乃能挽弧射狼搦筆繡虎當下馬作露布之日爲飛鴻存雪爪之思斯又分其餘事足了十人耗我壯心獨有千古者矣嗟乎瞻文昌於天闕惟上將最有光芒紀列傳於史官獨名臣備書言行方今四洋畢達五大在邊瀛海非終無事之時天下正急需人之日所願公本繪畫乾坤之筆爲蕩清海宇之圖術齋運甓陶桓公志靖中原帷幄陳籌張留侯材堪獨將將上軍中之日報方略館汗簡宏修掃海上之巢痕紀功碑濡毫待作門下士臺灣邱逢甲謹撰

凡例

一日記記一己之閱歷也以己事爲幹故詳以人事爲枝故略凡關此次軍務除記越事較詳已事尤詳此外如閩臺浙江亦據邸鈔軍報友書大略採錄以備此次用兵之本末其有不關軍務者閒亦摘存聊誌泥爪

一近年軍興以來統兵大臣及督撫皆稱曰帥摘其號一字冠之記中亦依俗稱彥帥岑彥卿宮保制軍也雪帥彭雪芹宮保尙書也振帥張振軒宮保制軍也沅帥曾沅圃爵宮保制軍也香帥張香濤制軍也莪帥唐莪生中丞也曉帥徐曉山中丞也琴帥潘琴軒中丞也豹

帥倪豹岑中丞也鑑帥李鑑堂方伯護撫也

一地名不宜單用一字而近日公牘電報每摘用一字曰雲雲南也曰東廣東也廣東又專稱廣稱粵而用桂字以別廣西記中多依此稱以歸畫一

一中國電報近始有之曰密者彼此豫約暗碼不用本碼令人不解也末一字用韻目記日曰東卽初一日也電奏由總署進呈故曰請代奏

一軍中近稱統多營者曰總統曰統領曰統帶其所部之營官令分統數營者曰分統曰督帶帶一營者曰管帶帶一哨者曰哨官閒散候差曰差官就今言今概從

俗稱

一是編事後纂成故記本日之事閒引後事以證明之或義有未盡則用請纓客曰云云以發明焉非好論也境係躬歷事經目睹抒至公之論爲後世之徵

請纓日記卷一

灌陽　唐景崧　維卿

光緒八年壬午七月初九日以綏藩國圖說繕呈吉林寶佩蘅相國及高陽李蘭蓀相國赴宅由閽人投進不請謁兩相者本部堂官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吉林爲景崧乙丑會試座師並獻以詩狼星懸焰亘西方又見傳烽到雒王可有大刀平緬甸（用明劉綎事已指劉永福）無神弩出安陽（今越南乂安省）何人更下求秦淚說客將治使越裝豈是唐衢輕痛哭鄉關消息近蒼黃歲歲藤驪覆翠陰花前獨悵發恩深無才且學屠龍技有臂終存射

虎丘簡練陰符開夜篋蕭疏霜鬢撫華簪賈生欲報吳公薦漢室陳書涕滿襟

七月十二日蘭蓀相國入署謂余曰昨遞說帖頗佳時事艱難猝言莫盡屬次日赴宅詳談

七月十三日赴蘭蓀相國宅接見論及時事太息咨嗟垂詢時人賢否極詳余據實以對相國謂說帖於異域事籌畫完密計誠得聞雖成敗利鈍未可逆睹而人事當爲且擬入樞垣與恭邸及景秋坪尚書王夔石侍郎同閱再定辦法坐談甚久余於相國無淵源僅數月堂官公晤數次未曾一到私宅

七月十九日蘭蓀相國到署謂說帖已與恭邸以次同閱均曰善但說帖不便進呈其改爲摺式代奏往謁佩蘅師謂此事高陽極力贊成惟如何前往當請
旨是日爲龍松琴招飲盡醉而歸剪燭抽毫敬撰奏稾删節說帖十之三四得二千言

奏爲籌護藩邦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越南一隅分南北圻接壤滇粵中國西南之藩籬也南圻六省久爲法據同治十二年突攻北圻河内等省越南招廣西人劉永福率衆敗之議和罷兵而法人終眈眈於北圻者實欲撤我中國之屏蔽而窺滇

與蜀楚之道路也越南貢使到京臣就詢情勢謂瀾滄一江法人志在必得爲進規雲南計賴劉永福駐軍保勝而夷船不敢肆行去歲法人屢爲越南撤劉永福入富春越君臣窮守富春意在乞和而劫制過甚勢難遽從即乞救

天朝之章亦不敢驟進恐漏洩愈遭毒虐惟仗劉永福一軍遥峙聲援苟延旦夕法人欲割其山西興化宣光等省則以地近雲南廣西故也奸民四出密探內境募諸不逞集有千人又招賊黨陸之平覃四棣等幸皆拒之此越南蒙難以後之情形也中國往援既慮有礙爭

以公法亦決不從而越南患難之來中國與共又未可
聽其存亡伏見
宸謨深遠於法氛未動之先曾
諭内外臣工詳加揆度合力圖維是
朝廷固未嘗置越南於度外也本年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奏請籌備復有
敕疆臣相機因應之
旨疆臣建議無外籌防揆時度勢力止於斯而終歸於
無救越南有損中國殊可歎已臣竊維救越南有至便
之計越南存則滇粤亦固請爲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越南有將有兵而不知用君臣貪黷政治不修即無夷難亦幾無以自存中國不與共安危則已既與共安危則賴有人往提挈之也劉永福少年不軌據越南保勝軍號黑旗越南撫以禦法屢戰皆捷斬其渠魁該國授以副提督職不就仍據保勝收稅養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畔越南急則用之緩則置之而劉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嗣得黃二率黨來歸暨招降黃旗餘黨葉成林等兵數較衆是皆梟雄之徒而沈毅數劉爲最雲貴督臣劉長佑已疏其名入告當確有見聞也

去歲旋粵諗官則用四品頂戴乃昔疆吏羈縻而權給之未見明文近於苟且且越人嘗竊竊疑之故督臣劉長佑有請
密諭該國王信用其人之奏臣維劉永福者敵人憚懾疆吏薦揚其部下亦皆驍勇善戰之材既爲我中國人何可使沈淪異域覩其膺越職而服華裝知其不忘中國並有仰慕名器之心聞其屢欲歸誠無路得達若明畀以官職或權給以銜翎自必奮興鼓舞卽不然而
九重先以片言奬勵俟事平再量績
施恩若輩生長蠻荒望

闇闔如天上受寵若驚決其願效馳驅不敢負
德惟文牘行知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機引導而後
操縱得宜可否仰懇
聖明遣員前往面爲宣示即與密籌卻敵機宜並隨時
隨事開導該國君臣釋其嫌疑繼以糧餉劉永福志堅
力足非獨該國之爪牙亦即我邊徼之干城也或謂劉
永福一武夫耳豈能倚任大事而臣則以爲過論前者
河内之捷海烏聞知至今夷見黑旗相率驚避正宜獎
成名譽藉生強敵畏憚之心中國人士輕之則彼族亦
遂輕之矣臣嘗見今之言者訾毀重臣彈劾宿將愚昧

之見竊歎未宜蓋四鄰環伺之秋與承平有閒重臣宿將所藉以禦外侮者亦賴威望有以鎮懾之必曰不可恃誠恐長寇讎之玩志而墮我長駕遠馭之先聲夫劉永福誠何足道然旣馳聲海嶠亟應奬勵裁成臣所以請

遣使前往者乃欲藉

國威靈培彼名望未嘗非控制强鄰之一術也今法之於越南已扼其咽喉而據其心腹矣計劉永福竟不必救北圻應即潛師踰廣平關走南圻之定祥永隆往劫夷埠法人利藪全在南圻勢必舍北援南北危自解兵

法所謂攻其所必救也越南土匪極多與其中國年年防剿處處兜擒不如赦而縱之概令其往撲南圻因敵爲糧得材烝予縱未必能操勝算但使四處起與爲敵該虜自不免徬徨聞風斂跡此亦病急治標之法也劉永福兵力尙單俟事畧平宜議增兵集饟越圻五大省最稱繁庶華民極衆富商頗多百貨往來可謀收稅則非獨不費中國抑並不費越南養成大枝勁旅屹立海壖不獨長顧北圻兼可規復南圻進策南洋島國斷泰西南來之門戶遏戢諸夷覬覦滇蜀蓋欲通西藏達印度另闢入華道路亦惴惴於南洋華民太盛處處起作梗

甚哉彼族顧慮之深也以上各節發一乘之使勝於設萬夫之防豈非至便惟使臣難得其人越南四境虎狼強之以行其氣先餒且非用一劉永福遂能資其請寇也是賴胷有成算者往焉用彼爪牙爲吾憑藉而後擴充以圖事業之有成昔漢陳湯爲郎求使外國傅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皆以卑官而懷大志卒立奇勳微臣慨念時艱竊願效陳傅之請劉永福所部皆屬粵人臣籍隸廣西誼屬桑梓則前往出於有因寓越之粵人極多情勢易於聯絡蓋嘗孰籌及之非敢冒昧而請行者也今者琉球固無望矣朝鮮又生事矣日本俄羅斯

皆睢盱而欲蠢動者也民窮財盡巨患日深苟可以裨救萬一雖職係小臣亦不得諉為分外之事其濟國之靈也不濟則雖絕脰夷庭粉身齏骸均不必在顧計之中臣不冀遷官不支歲帑抵越南後毋庸援照洋使章程辦理惟乞假以

朝命俾觀聽肅而操縱有權舊往之憂矢諸夙夜一得之慮期報涓埃臣為綏藩固圉起見恭摺瀝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七月二十五日　太夫人壽辰晨擕摺入城送各堂官

閱未刻始回家叩祝

七月二十九日爲吏部奏事期二十八日夜三鼓代進

摺是夕大雷雨異常震驚遞摺筆帖式及東華門葙值

光引入抵奏事處天頓晴余循例當往候

旨四鼓登車大雨傾瀉及宣武門城畔忽見星光是日

摺

留中

八月初五日內閣奉

上諭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著發往雲南交岑毓英差

遵委用欽此

八月初六日辰刻季弟景對奉順天鄉闈分校之

命余入城謁恭邸醇邸政府佩蘅師蘭蓀相國王夔石侍郎佩蘅師曰南城外竊嘗議汝不守範圍然陝湯傳介子之傳豈拘守繩墨之士可同日語哉此事極爲出奇出奇必求制勝吾深望汝

八月初十日以後則同年同鄉戚友餞行終日拜客車馬勞頓酒食接聯刻無暇晷而劉永福之名已徧傳都下

八月十二日夜欃搶星見芒長丈餘横二尺有奇

八月十八日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禮部侍郎順天府府尹周小棠並謁刑部尚書張太夫子青原任吏部尚書萬藕舲師垂詢甚詳
八月二十一日由都赴天津二十三日抵衙二十五日謁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傅相謂其志甚壯並爲述近日邊情
八月二十九日津海關道周玉山觀察贈行資二十兩手函話別
八月三十日遣家人至白塘唐仁廉元甫軍門營中元甫東安同鄉現任蘆台鎮駐營白塘贈行資二十兩

九月初三日由津旋都初五日抵京寓

九月初七日謁閻大司農丹初赴津後閻公屬其鄉人霍編修來道意余與閻公無淵源而峻節清風一時無兩早擬往謁無介而止是日呈閱奏稟承函致兩廣制府曾宮保及廣東臬司龔靄仁前輩照料前進

九月初九日謁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秋坪世丈初十日寄上雲南岑宮保函爲遞稟商政府大臣及合肥傅相航海南行至粵東假道越南詳看情形再行赴滇等情

九月十一日謁刑部尚書潘伯寅師謂未覩奏疏已聞大概事業亦關福命此舉並關

國運且盡人事之所當爲索槻奏稾

九月十三日勝春堂余紫雲餞行爲贈一聯四屛其聯用成語曰稱心一日足千古高會百年能幾何同座者爲龍松琴趙芯笙白子和俞谿生陳筱農王粹甫是日季弟出闈得士十六人大半南方績學之士亦來與宴

九月十五日　老毋治酒餞行是日辭偏衞師曷以定識定力且知行囊蕭索許助百金送至門曰壯哉班定遠也

九月十六七八等日各弟妹餞行

九月二十日出都晚至通州登舟此南征第一日也同

行者爲參將連璧峯蕭琴石陳子英兩茂才皆廣東人僕人老張聶升各師友所贈行資備志於後毋忘盛情佩衡師一百兩唐景星一百兩鄭讓卿靜卿兄弟一百兩龍松琴三十兩岑泰階三十兩唐元甫三十兩妹婿趙心笙三十兩門人孫宗麟二十兩鄭國瑞十兩皆在都中所贐

九月二十三日晚到天津與璧峯到鹹市街仁裕土棧宿主人爲鄭仁山

九月二十四日謁李傅相允爲函致兩廣制府照料前進晤同鄉陳堯墀同知由雲南解銅來京詢雲南及保

勝情形
九月二十五日在仁裕棧書聯扇潮義棧鄭瑞堂請看
戲晚飲河清館歸佛照樓李傅相贈行資四十兩
九月二十七日許叔文年丈便服過訪論關外事極有
識午刻登新南昇輪船
十月初一日晨十鐘到上海寓泰安棧尋李葆臣聞都
中舊友蔣憲甫在此偕葆臣往訪留晚飯三人同入浴
堂游華眾會茶園憶十五年前以庶常散館北來暫泊
滬上未獲遍游今天假之緣重泣斯土雖妖燄刦氛目
不忍睹實則花稠錦疊水輭塵香爲南贍部州另開境

界市廛樓閣燈火花枝種種異致蓋以西人之絢爛參以是鄉煙水之温柔誠天下繁華第一區也

十月初二日李葆臣來寓與琴石同往天桂茶園看戲在憲甫宅晚飯游華眾會茶園

十月初三日寄廣東南海縣令張石麟信附寄曾沅帥及唐芷菴信移寓憲甫宅

十月初六日拜蘇松太道邵筱村世丈及蘇伯賡觀察晚觀戲天仙茶園伶人周鳳林蔡桂喜極佳座有王桂卿

十月初八日晤譚銘九邵子湘見王雅卿申刻赴跑馬

廠觀洋人操兵游靜安寺前有茶樓裙屐雜遝士女車馬絡繹道上

十月初十日鄭讓卿送二十元到泰安棧訪邵子湘譚銘九吳春波子湘留晚飯

十月十四日吳春波約聽唱書四女高坐按絃而歌忽歌忽說描摹情致旁若無人晚飯畢觀戲天仙園

十月十五日爲雅卿書名片桂卿名琳乃名雅卿曰瓊並贈以詩秋風萬里送南征一疏聲名滿玉京酒市歌樓尋俠客人間無處覓荆卿此行物色奇士不得襟邊貰酒看花非其志也濁氣鬢邊香偪仄妖姬醉一場到此已無乾淨土樓頭

獨看彗星光女兒風調數琅琊姊妹爭妍比趙家七出
鏡匲雙唾袖果然抹煞滬城花聞有扶餘在海濱橫磨
匣劍祕龍身便宜一箇張紅拂附作虬髯傳裏人
十月十六日老張自浙回滬龔幼安師送十六兩在滬
留連多日因無旅費不能啟行又急欲前進不勝焦灼
早飯後偕琴石至蔡泰棧王吉甫家留食魚生同至煙
館觀電氣燈如日不足比月有餘煙館甚潔有一二萬
金資本者傖父橫陳滿堂滿室
十月十七日邵筱村世丈送席贐四十元
十月二十日璧峯自甯波旋滬約觀夜戲蔡桂喜妖冶

獨出周鳳林演蝴蝶夢極有神情

十月二十一日蘇伯虞送席鄭雨山送十元郭安亭請晚飯

十月二十三日潮州秀才蕭稻農約坐馬車至靜安寺觀古井泉形如沸歲時皆然傳梁高僧卓錫於此蝦蟇出聽講經石甃題曰天下第六泉登樓用茶餅裙釵繞座楚楚可人風寒不耐坐乃歸

十月二十五日潮州洋藥局送一百元鄭玉山送十元

十月二十七日移寓二洋涇橋長樂里第五巷春盛號主人馬姓袁小亭周潤田來談

十一月初二日聞太古重慶輪船十鐘開行急運行李
袁小亭至河干送行船已舉火
十一月初四日晚十二鐘至香港
十一月初五日上岸尋上環巨源油店梁謙如見陳香
圃十七年前蘭譜兄也謙如留早飯香圃偕往百步梯
人家小坐謙如請杏花樓晚飯晤唐紀雲與香圃紀雲
至百步梯見潘亞清
十一月初六日唐紀雲約至百步梯午飲見潘亞清四
鐘下船夜三鐘到省
十一月初七日入省運行李至大石街唐麗生豫租也

一切鋪陳皆麗生及唐芷菴照料芷菴名鏡沅受業
先大夫門下以副榜舉孝廉方正用直隸州州判分發
廣東兒輩受業同邑至交也知州李燕伯同年是日娶
子婦往賀晤鄉人舊好數人
十一月初八日晨往燕伯家賀喜飯後過河南福場里
訪周竹卿竹卿適自越南招商局歸恐匆匆難談因宿
其家細詢該地情形並索閱地圖與帶來者絕異其一
紙係法人所繪雖詳莫識一則麤具大概
十一月初九日自竹卿家歸到桂花巷陳香圃家中晤
其子麟生總兵黃國安爵臣來見

十一月初十日謁曾沅帥談一時許閱奏稾稱某處某節皆破的之論三十年來無此文矣爲余規畫極周閤達和平若莫知其建大勳膺大位者沅帥因瘡疾不能迎送見客在內室拜臬司龔靄仁前輩糧道張丹叔觀察均見裕澤生中丞因武闈關防未見晤康子祺同年丹叔幕客也十八年前過蒼梧與子祺嬉於酒艇中子祺卒不得志而才日進燕伯家新婦三日入廚約晚飯燕伯二十年至好今其子入泮成室兼知官聲甚佳爲之竊慰

十一月十一日沅帥請往見交閱馬大使信十五件黃

守備信一件皆坐探越南稟報也談良久謂昨細閱所
奏意見極合君宜先往富春一行富春爲越都察其政
令能否有爲其於劉永福能否信用再酌或徑趨保勝
抑先旋廣州
十一月十二日副將唐士貴來拜督標中軍也奉沅帥
命屏左右談招商局鄭陶齋來拜過河南見周竹卿
十一月十三日謁沅帥知已飭藩臬兩司提海防經費
爲路資商議所帶之員並屬函稟政府總署及合肥相
國知之擬稟至四鼓
十一月十四日往督署賀冬沅帥接見請派周竹卿偕

行並派黃爵臣與唐芷菴由北海赴廣西龍州出關入保勝余折回甯海汛候信定何處會合龔靄仁前輩來信云唐州判即由泉署以札委欽州爲名

十一月十五日謁沅帥唐士貴送致香港及甯海汛招商局各一函廣西營統領黃軍門一函及駐甯海汛黃守備一函黃守備名秀玲號朗臣與馬大使復賁號鐵崖同事坐探者也

十一月十六日芷菴接奉泉司札往欽州察士匪潘泉來拜由善後局送路費二百兩

十一月十七日謁裕中丞談越南事頗詳張丹叔觀察

來會談時事良久龔靄仁前輩送席熊九成同年請晚
飯李次瑤同年來會
十一月十八日繕家信附呈佩蘅師伯寅師蘭蓀相國
秋坪尚書丹初尚書夔石侍郎小棠京兆合肥相國各
一函又稟總署王大臣一函交沅帥付文報局轉寄張
石麟請晚飯同寓沅帥送閱越王求救文
十一月十九日竹卿謁沅帥領所論隨行公文芷菴領
路費一百五十金
十一月二十日往辭督撫司道沅帥諄屬勿冒險保身
爲要靄仁前輩述沅帥云如在外盤費不足可向招商

局借用由善後局寄還檢點行李製布衫履充作商人時法人在越南海口搜詰嚴酷防中越交通信息極知此行艱險鄉人多爲我危又竊竊以貧俸曠廢爲慮豈知伏奏時已置此身於度外何一官之足較哉佩蘅師勗以定識定力沅帥謂凡事精神貫注則必成今成否不可知而精神未敢稍懈也龍雨三約晚飯

十一月二十一日雷春喜來見同治丁卯游廣州居大石街蔭樂園春喜時相過從戊辰入都撰感春樓日記散佚無存龍槐廬詩集中有題感春樓記七古一首回憶春花秋月之盛相對欷噓清談半夕

十一月二十二日偕竹卿坐海東雄輪船赴香港寓招
商局
十一月二十四日爵臣芷菴麟生自省來商定前進招
商局請晚飯
十一月二十五日爵臣芷菴麟生上下七人附輪船至
北海芷菴帶老張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陳作屛送二十元閱邸鈔知龍松琴
因雲南報銷案解任候質心甚憮然松琴爲道光辛丑
殿撰江西布政使翰臣先生之子一字槐廬壬戌舉人
高雅好學工篆籀詩詞在京師有覓句堂余與韋伯謙

王佑遐侯東洲謝子石時造廬爲文字飲伯謙同登乙丑會榜官翰林視學貴州旋任河間府知府少年美才惜早卒佑遐以舉人官內閣侍讀工詞好金石文字儲書畫甚富東洲以舉人官江蘇知縣脫畧不俗子石出舉人官中書充軍機章京工繪事水墨具五采是皆桂林之秀而戚好之尤此外則浙江袁硤秋安徽俞谿生山西王粹甫順天白子和亦時與會硤秋强記工詩文子和伉爽無欺皆佳士也回望京華不料余今日獨爲海客

十一月二十七日與竹鄉陳星濤游太平山惡劣不可

坐不知當日游此何以不覺

十一月三十日與竹卿游博物院怪物羅列亦一大觀

十二月初一日早八鐘偕竹卿登普濟船船向西南行過萬山高蘭山高蘭向爲賊窟今有輪船巡查稍靖

十二月初二日早四鐘過七洲洋九鐘過木牌頭水淺多沙十一鐘見遠山一塔文昌縣也一鐘進瓊州海口有礮台停船竟夕此地至富春計洋里三百零十咪一咪合中國三里三有奇

十二月初三日早六鐘開行八鐘過徐聞縣界船向正西行風平浪靜如坐江船十一鐘過陵水縣界二鐘入

儋州界船向西南行偏西即欽州與越南廣安省交界西北即越南之海陽省甯海汛五鐘過盡海南山入越南界船向南行略西入鐘過河靜乂安等省邊界

十二月初四日早大霧微雨船曲折誤行四鐘至順化海口順化即富春又改稱順安波濤奇險白晝晦冥坐舢板入口風雨輙覆由此進口可免走廣南之沱灢而踰嶺至富春也是日幸值開朗而舢板在浪中有一落千丈之勢入口有礮臺有兵今阮氏得國即借法蘭西兵由此夜渡而襲其城地距富春四十里巨礮可及不可恃也暫憩招商外局有海防官識竹卿者前來問訊

並有掌衛官及侍衛二一名在此巡查詢余姓名舉姓號以對該國禁令有中國衣冠人至此必查名入告海防官皆大員赤足鞋無後兜帛蒙首窄袖衣及郄語次摩肈兩足在局用飯坐小船入內河婦女搖舟歌聲琅琅忽停槳登蓬食檳榔閒坐蓋其生性好逸男子尤甚持家勤苦皆女子也河身不甚寬沿岸有礮臺沙中排樁爲拒舟計十鐘抵東城外招商內局唐應星及馬鐵崖皆在此詢其所探何事則云法人有保護之說其官堅諱不言語多譏諷現仍有國書派員赴粵東呈遞尚未交來

十二月初五日竹卿往訪禮部侍郎兼機密院陳叔訒達余來意叔訒即撮大畧入告並語竹卿曰本日早朝即據報有唐某者入口不識何人經內閣參知阮述謂係中國京員吏部某曾在北京相識但何以來此未刻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兼機密院阮文祥來拜權相出筆談良久保護一款始亦不言經余直揭道破伊乃承認蓋此來固查看情形而爲越作說客則在不逐劉永福不從保護爲要故極力破其昏愚怵以利害然觀其大概官不成官民不成民兵不成兵則其君可知也實不足以立國一月洞然不必窮詰承天府府尹陶登進

奉王命餽豕豚全具
十二月初六日陳叔訒到局奉王命前來探慰並傳王
語謂緣法人密邇恐有漏洩不敢延見所議即屬若輩
入告筆談良久叔訒云此次具國書三本一呈曾督一
呈禮部一呈李傅相均請曾督代爲咨達派阮述隨馬
大使赴廣東齎投又恐曾督仍不肯代咨屬余加函密
懇余謂一信不惜但必國王所屬乃昭鄭重據云此即
王命相懇乃允之晚飯後與應星鐵崖游市中男尖笠
女圓笠皆赤脚官署多隘草竹編牌畫撐若窗夜撤爲
門檞躬而後入少几案一幙之隔外客座內閨房民居

不准瓦屋卧無被覆以席市廛蕭索大者僅屋二三間猶是中華人也富春城池完固惟皆茅葦之家而已其地四時種藝臘月生蓮珍物錯出出口有禁國令最嚴小民畏法三十家一里長殺一雞一豕必先獻里長偶有備積則由下而上層層剝削敗家而後止民間不敢致富民極惰小有財則坐食食盡再爲人役聞十州有金礦爲亂黨所據廣南有煤礦法夷已開尚有銀鐵等礦稻田蔗地多未開墾木質極堅輪船用以代煤

十二月初七日作上沅帥書交阮述帶呈書曰敬密啓者竊景崧於十二月初四日行抵富春初六日經越南

王派其禮部侍郎兼機密院陳叔詡內閣參知阮述前來探慰據云派出阮述齎國書三本隨馬大使赴廣東投遞一呈台轅一祈轉咨禮部題奏一祈轉達合肥傅相其請咨禮部者經崧疊次告知向由廣西巡撫辦理由粵東則於例未合而其君臣危難之秋呼籲情切必欲我公俯予變通較爲迅速情詞懇摯崧明知於例有難行之處而當其請援迫切不能止其使者之行且親睹其蒙難情形又未免竊深悲憫現據陳叔詡聲稱奉其王命屬崧加函密達乞於格外賜以矜全再四躊躇未便辭拒崧自維縣薄不足當劉公一紙之書公獨具

權衡或能慰包胥七日之泣肅劄即付其使齎呈伏乞
垂鑒
十二月初八日往拜陳叔訒阮述陶登進及船政衙門
余坐轎此地惟國王坐轎官用輞俗曰槓其音近更布
兜竹蓋中一大竹二人肩之兩旁有圍人卧其中曰暗
輞不用圍曰明輞可趺坐入署客榻上西惟陳一席一
矮腳案左右列小枕脫履據席筆談請叔訒行文西北
各省照料護送定期初十日與阮述鐵崖竹卿出廣南
候船至阮述衙則陳設稍華去歲曾充貢使入都者也
回招商局府尹奉王命送豆蔻晚送歌者娛客曰曲妹

如古官妓男女席地坐所歌皆唐人詩古文詞尤多古樂府一字不解府尹擊鼓敬上賓禮也

十二月初八日駐越法使遣人至局云聞有中國蘇進士到此何事竹卿答係唐應星族人渡海閒游

十二月初九日府尹奉王命餽蓮子冰糖陳叔詠奉王命送沈香肉桂筆談良久余送阮文祥阮述陳叔詠陶登進文物四色阮文祥送茄楠豆蔻叔詠送肉桂登進送自箸詩集阮述送肉桂豆蔻碑搨妙蓮葦野詩集妙蓮為國王女弟曰梅菴公主余在京題其詩集曰妙蓮麗句傳名遠更說詩媛有范胡天末未能窺指爪此忘

遙願拜麻姑不料今至其都可窺環珮矣而仍未見聳野爲宗室曰倉山公古文駢體詩詞俱可觀

十二月初十日府尹陶登進來送行備船三並飭沿站備夫午三鐘與唐應星馬鐵崖周竹卿坐船游行遙睹王宮不甚高規模略備有龍舟在河干不及珠江一酒艇也六鐘與鐵崖竹卿起程舟行竟夕由香江出

十二月十一日早過牢江水竹明瑟禾穎青葱臘月乃有此景白雲在山微雨如綫至高堆由香江至此八十里泊船此地又名承化棧備輞及夫役在此每船賞錢三貫冒雨由承化棧陸行十五里到涾惡又曰廣澤

小憩八里到渃漫又日承流站宿此待阮述賞役夫二十三名六貫九勺一貫爲六百鉛錢十錢爲一勺站目賞一貫站目如驛丞屋極陋站官竟夕親巡屋外承流站屬富祿縣人家數十皆茅舍有破敗瓦房云係舊日官員行館也左右皆山草木極茂煙雲鬱結瘴癘斯多常有虎出陰雨及晚閙輙遇與阮述夜談良久前贈碑搨爲甯平省東北郊外浴翠山靈濟塔記該國陳朝張漢超書浴翠山下爲雲林江匯正大海口

十二月十二日黎明啓行過富家嶺山石高低約半里許有八九人家小憩由承流至此約十二三里山下爲

鬻潭約十二三里至承福棧俗呼沙屯過渡遥見朱買

海口有朱買汛登海雲山極峻傴僂步行俯瞰大洋銀

濤脊立十七里至山頂有關朝北題曰天下第一雄關

朝南題曰海雲關過此爲廣南府小憩乃步下山約七

八里至淸溪民居傍海浪聲如磤是謂廣南灣瀛寰志

畧謂洋船以見廣南山爲戒即此地也

十二月十三日坐牛鼕船出廣南灣𡵎不可開舟浪嘔

吐則過轉沙浪也未出口風陡變浪勢尤惡鐵崖急呼

轉棹折回淸溪陸行二十五里過淑至南塢行七八里

復過渡十餘里沿河岸行至沱灢有關廣南負磐府和

榮縣所屬也有水曰峴港有山曰峴山越南志曰茶山寓代辦招商局公昌棧阮述來談謂本國宜遷都清化省之紹化壽春廣化等府則距海有三四日程屢奏不報

十二月十四日阮述送寗平范賜所箸象郡銅柱各攷頗詳覈又送茶山石刻屬寫扇二柄早飯後借鐵崖至海防徧門拜阮述其海防官爲太僕寺卿阮廷穗海防主事張伯珩約游五行山之三台寺同行者爲鐵厓阮述阮籍黎楨僕從數人分坐兩舟約行十里至山下遙見猿猴往來石穴林杪閒登岸約行二里許至水山蓋

其山有五土人按五行呼之也一百六十三級至中台入山房小憩僧人獻茶至三台寺由寺北行至上台入元空洞有石榻二可席坐再入爲藏眞洞門首塑神像四內列佛龕洞極陰幽石乳滴瀝長藤蜿蜒而下峭壁巉石曰麟鳳龜龍其龜形則首尾酷似也苔碧石寒不可久留出洞至一石窟環抱若城向東題曰洞天福地向西題曰雲根月窟北一洞曰雲通洞窈暗不可入南一洞曰天龍巖皆在石城中曲折行石磴至上台高處一碑題曰望海臺阮禍映明命十七年立天風海濤浩渺無際極爲壯觀下至應眞寺飲茶小憩復曲折繞至

中台登望江臺蓋山東面海西面江也回三台寺小坐賞僧人銀四元夕陽墜山迤邐而下山腳一洞謂通江底至尖波羅山尖波羅在江對面土人呼曰燕巢山燕窠極肥沙行至舟冰輪西出水月交輝乘風而返此山天然雄秀惜罕古蹟山屬延福縣

十二月十六日廣東招商局遞到致應星信函鐵崖折閱乃沅帥致應星函一件札一角內稱法使已到天津經總署奏請

敕北洋大臣會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天津電音諭越南派一二明幹大員於正杪來津備問等因隨邀阮述

告知余見中外既有此舉保勝似可緩行擬即先回廣東見沅帥再議進止且計此時芷菴等尚無信至脩海汎適有海南輪船徑旋香港即附以行廣南藩司阮勸來見餽生豚一米二盒酒二瓶阮述餽炙豚全具餅餌三色此地極盛禮儀也

十二月十七日晚七鐘下撥船行十三四里到輪船泊所八鐘動輪月明如晝廣南港口浪極險惡此時獨平誠冬令之不易得也船向東行夜半經順化口

十二月十八日早微雨船向北行捷遜昨夜每一點鐘猶行十咪交午風大船行較遲每一點鐘行八咪一鐘

船西對河靜省之津汛港口東北遙見海南山此離脅海汛一百五十五咪而距瓊州海口尚有二百咪之遙四鐘風稍減距海南山約二十餘咪船甚穩至夜月明星朗八鐘轉鍼向東北行每一點鐘行九咪捷於午間已出越南界十鐘船旁微浪遙見海南山波平如鏡洵海上良夜也

十二月十九日早晴有霧每一點鐘行八咪半船向東北行偏東七十度船極穩與阮述等筆談阮述云三國吳之士燮在北甯有墓有祠以文學開風氣士人謂爲士王海陽安子山有唐石刻八鐘漁船漸多南對平沙

即瓊州黃沙港北則往廉州之北海道十鐘霧稍大十
二鐘船正東行二鐘過澄邁縣四鐘三刻至瓊州海口
泊船沱瀼至此共一千二百五十里合洋里三百七十
一咪
十二月二十日停船竟日二十一日船未開與阮迻筆
談云其國韋野公欲一見根無公事不敢來其子名洪
參聞亦風雅曾請余書一扇一名章阮迻至沱拔其詩
函道及之惜亦未見並詢阮迻其國現在賢才
十二月二十二日船未開夜三鐘始行二十三日午十
一鐘至香港五鐘附夜船至省二十四日六鐘上岸至

竹卿家同大石街寓中往謁沅帥及裕中丞知天津會
議尙無成說沅帥屬仍往越南
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越南情形稟呈沅帥
十二月二十七日謁沅帥屬改爲奏命寄呈總署代奏
二十八日擬奏稾二十九日呈沅帥代達總署
奏爲詳度邊情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八年八月初五日恭奉
上諭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著發往雲南交岑毓英差
遣委用欽此臣遵即出都抵天津稟商於北洋大臣李
鴻章抵廣東稟商於督臣曾國荃撫臣裕寬擬假道越

南入滇探查情形冀得眞切均謂曰宜經派出總兵黃國安直隸州州判唐鏡沅南海縣舉人周炳麟改服充商同行渡海即一面稟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臣行抵越南順化都城經越南王派出官員筆談數次臣即將法越構難情形及現在戰守議和情形逐加詰問又證諸華人熟悉越情者查得該君臣昏愚委靡戰守絕無經營即議和亦毫無條理其國政令酷虐民不聊生自鋼利源窮蹙已甚每歲所入大概不及百萬法人又從而愚之餌以甘言則欣欣竊喜而於中國輒多疑忌之心無可扶持一言已決阮福時家庭構釁苟活自娛內

亂將與勝於外侮此越南上下之情形也該國爲山海輿區海口以南定之巴辮口及海陽之甯海汛爲最要甯海早已通商南定亦垂涎特切兩口皆不甚寬上達河內至河內則水勢較狹由河內上至紅江則愈行愈狹佛殿灘以上逐段皆石夾岸皆山入保勝而達雲南路極艱險其陸路毗連廣西雲南一帶山峻且紆瘴癘甚惡非服水土者不能久居也河內爲北圻心腹而最關利害者則北圻之屯鶴三歧口蓋此處北來一水爲瀘江又曰綠水河西北來一水爲洮江又曰紅水河西來一水爲沱江又曰黑水河三水匯於屯鶴是謂三歧

下游爲洱河而達河內三岐口商賈往來利之所萃此處爲人扼據則該國之上下游隔絶不擊將亡劉永福饟無來源勢亦坐斃環北各省均如人爲墻薇逼一步難行不獨爲越南呼吸所關且極爲中國藩籬之大害去年法人擬於此地築關越官暗禁民役因之中止而其心固未嘗已也棋爭先著急宜暗使劉永福就近扼兵及彼未來猶易下手恐稍縱則即逝矣此越南險阻之情形也該國桑麻黍稷隨處皆宜四時可種官民委惰蕪穢不治象犀枏桂之珍尤稱利藪乃俱禁不出口廹爲販私稅權委之華商又與該大員阮文祥賓緣爲

奸牟歸中飽山礦錯出法久注意越官約華商豫先開
辦而懼越人反覆無常不敢承攬善爲籌之猶可爲富
强之國此越南膏腴之情形也劉永福所恃者險惟力
主分布散擊之術夷人時隱慑之曾浼請於黄佐炎以
爲非戰不能議和並謂兵連禍結則乞降罪以謝法人
奈書累上而說不行又致書於坐探委員謂有搏虎驅
狼之志惜制於人實則自備糗糧越人無所掣肘第慮
一敗則法越兩不相容中國又無退路故亦隱忍圖存
現在增兵造船暗購軍火其下撲河内僅六七日程也
越南極仗此軍支持全局又迫於法人遂巡畏葸臣尚

未晤及永福而就近訪聞較確此劉永福之情形也法
人之攻河內也造意於西貢帶兵之五畫而兵頭七畫
意不謂然墮河城後有換兵而無增兵又鑒於同治十
二年劉永福之戰欲進則怯欲退則羞而我防軍於上
年三面續出彼極恇怯至八九月窺破情形復無忌憚
實則西貢僅二千餘兵不能撥來由本國而越重洋亦
屬不易其國政出多門僉議遲疑故遷延至十閏月之
久而實觀強弱為進退亦未嘗不防公論巧詐掩飾此
法蘭西之情形也臣行抵順化擬即繞道北甯而赴保
勝適聞天津會議通商分界事宜竊歎越南昏懦之難

扶而彼族橫行之已甚此際縱不謀綏藩而應謀固圉請爲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夫越界本無所謂分也分之則當以清化爲斷清化以上北圻歸我保護清化以下南圻歸彼保護則邊事猶屬可爲惟此議非獨慮法人不允即越人亦未必從蓋法人志在紅江紅江在北圻境內遂其志則必齟齬此不允之在法者也而越都順化設在南圻我既立保護之名先委其都於度外是顯示中國專爲邊隅起見未免孤屬國之心此不從之在越者也臣親

履其境目睹其形伏思中外未肯失和非用劉永福一
軍別無良術至如何用之及為永福如何布置之處請
縷晰而陳其計一劉永福固宜暗用而不宜顯用也然
雖不見明文亦必密有確據方能坦然效忠相應請
旨勅諭滇粵督撫臣如劉永福果能扼守紅江有功邊
圉即行文廣西上思州立案准其日後回籍傳使聞知
堅其奮發至接濟軍火雲南一省力或不足勢須兩粵
合力圖之疆臣必奉
旨而後敢行劉永福即迅移兵屯紮紅江左右勝於在
天津以口舌爭也一兵當以義動也劉永福兵力尚單

固非法敵然春秋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尊周室而攘夷狄齊桓晉文所藉以成霸業者也宋室南渡一詔論者謂其有助中興仗義執言可以補甲兵之不足宜有人入永福軍而提挈之一檄傳呼申布大義致書各國請示公評自外夷構難以來神人共憤一經震喝必有奮袂而起仗劍而前者彼族斷無聞之而不驚也觀去秋情形已萌退志勢不肯以全力爭此瘠區中國再爲調停庶易轉圜而退一華商宜要結也外夷致富在商無商則如魚失水河內與甯海汎通商皆我華人並無越人貿易西貢皆然法越待華商皆極酷虐所見異於

所聞我宜以數十萬銀在屯鶴立一公司示以寬仁則華商一呼即至如水赴壑將無人與彼族通商不獨河內富海頓成黃茅白葦之鄉即西貢亦必蹶形蕭索釜底抽薪氣燄自息一開墾以養兵也該國極多曠土如廣安一省地千里而人僅三千他處雖不盡然而皆可以招墾既收養無業之散勇即寓藏有用之精兵可卷可舒可靜可動一舉事宜籌財也越南苦於無急切覓財之所至其境始悉其窮保勝所入勢難加增屯鶴向有稅關每年亦不逾十萬即用越之財守越之地終苦無大裨益添兵招商非財莫辦屯田開墾獲利終遲三

五年乃勢須仰賴
朝廷光緒七年十一月初五日有
諭疆臣合力圖維之
旨應請再
申諭令酌度數省每年接濟若干俾得展布俟關外利
源漸開再行停止當此藩籬喫緊之際與其決裂不可
收拾費財更多不如及此時猶事半功倍以上各節所
以必用劉永福者以其爲越官而行越事無慮外人之
阻撓耳果能先據紅江次扼北甯則宣光山西興化太
原高平近邊等省已歸囊括之中據北而後圖南固圉

之策無逾於此茲當天津會議之秋竊揣必多棘手艱危閱歷謹貢其愚明知一介小臣何可屢瀆
天聽惟中外關係甚大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罪戾尤深何必馳驅於洪濤峻坂之中避雨蠻雲之地哉所有詳度邊情敬陳管見緣由恭摺瀝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纓客曰余之疏請入越也而
敕下往滇蓋

中旨謂滇越毗連劉在保勝尤與滇近其
命入滇未嘗非暗寓用劉之意也而余意非親入越必
不能相機籌措入滇終屬隔膜於是展轉而有假越入
滇之計亦可謂一意孤行者矣後幸獲留邊而用劉亦
著有明效豈不可暢行其所志哉無如事機愈變愈壞
而余廁戎行卒提空名也亙可慨夫

請纓日記卷之一終